

新民晚报

怪老头孙幼军走了。这个童年时候的偶像叔叔让我愣了好久,欲哭无泪。这是一个虽不常见面,但在我心中亮若星辰的人,也是一个我每次想到中国儿童文学就绕不过的人。

自称怪老头的孙幼军,是一个虔诚信仰文学的人,在他身上,在他书中,能看到文学四射的活力,能看到文字底下柔软的心,看到飞扬的灿烂精神。在他面前,文字缺少光彩,想像力飞不起来的匠气重的人,会暗自汗颜。而那些偷懒的,挖空心思模仿别人作品,无德无才的家伙必会自惭形秽。

出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他,成名颇早,在我记事的时候,他的《小布头奇遇记》就已非常红火,我儿时读后觉得有趣,便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。一直到1982年,我投稿成功,顺利被儿童文学圈接纳,一边创作,一边编辑《巨人》杂志,有一天发现,自己和

这个童年时候的偶像叔叔成为同行,文友,这令我很是自豪,以此为荣。

这极有才华的怪老头,爱惜自己的文学羽毛,是一个有文学使命和担当

最好的怪老头

秦文君

的作家,他身为古汉语教授和童话作家的双重身份,为人文,只做自己。在他眼里,支撑童话的是美学,在他作品里,无不带有深切隽永的独创印记。

他不但有名气,有才气和骨气,还给人种种的惊喜,和他相处有无所不在的松弛。他不似资格老的大人物,从不摆任何架子,不老气横秋,保持着赤子之心,本质上就是一个快乐单纯的少年。他的普通话好,爱表达,叙事的时候幽默得体,调子舒服,说话的时候率性有趣,全是大实话。当年盛行开笔会,一群作家一起出去采风,他会请听他说故事的人喝汽水,他喜欢谈文学和音乐,谈好玩的遭际,谈有用的书,也谈很多所谓的无用的书。他还说:“我对钱是有仇的。”也是的,他贪玩,取了稿费,全花了,买新鲜好玩的东西。

和乐观的人在一起,会受到快乐的感染。有一年,有人请我去无锡演讲,我看礼堂里全是人,密密麻麻的,有点不知所措,纯文学的讲座,还是小童一点更合适。这时,孙幼军来

了,他接在我后面的一场演讲。只见他背了一个年轻人的双肩背包,刚从北京赶到,戴着帆布的旅游帽,帽檐窄窄的,一副墨镜推在额头上,看着不像是来演讲,而是来神游的。他说,你行的,谈自己最喜欢的文学,放开心扉就是了。

记得还有一次,我们分别收到邀请,代表中国作家参加在日本福岡的亚洲儿童文学大会。那一次,他西装革履,很有外交学院大教授的派头。不过,翌日早晨我们在餐厅用早餐,没有看见他,打电话去房间叫他,却没有人。过了好久,他匆匆而来,头发上有露水在闪烁,原来已经去田野风光里走了一圈。

去北京的时候,我说要去看看他。还没进门,就闻到一股奇香,原来他早买好的牛肉,炖了一锅牛肉。一桌的菜,样样好吃,居然比大厨还大厨。还有几次,我跟着台湾的作家一起去他家蹭饭,还是美味。听我们夸他的厨艺,怪老头的脸好像太阳里的花草,眉眼里露出灿烂的欣慰。

有一次他告诉我,打算学开车,那时候他七十岁了。我并不觉得稀奇,这个怪老头很可能八十岁学开飞机,九十岁,说不定还能航海呢。

他自称怪老头,却怪得好自在,好逍遥,名利场上没有他的事,忙乱的,超负荷,热闹的事无法干扰到他。他坚持对文学忠诚和贞贞,对小读者挚爱。这么一撑,是六十多年的文学路。

在我心目中,他是被神话了的,看着是一个神奇的,到处溜达的老头,手往裤袋里一插。随时能从沉重的现实里脱逃,进入另一个层面,他能拒绝很多的名利,有才气,骨气,才有真正的骨气。那也是心灵博大,强大的表现。

后来他患上脑血管和胃出血,还有耳疾,朋友们要贴着他耳朵说话,大声

每天大量时间的阅读是我生活中的常态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连环画(俗称小人书),父母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连环画。弄堂里有一间图书室,一分钱可以看两本连环画,两分钱看五本,我们姐妹俩一人出两分钱,一次就可看十本连环画。碰到特别喜欢的连环画,比如高尔基的三部曲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,刘继卣画的《鸡毛信》,范生福画的《林中猎人》等等,就缠着父母买下来。

我的阅读很杂,而且是呈阶段性的,有的阶段喜好历史类读物,有的阶段偏爱惊悚悬疑类小说,有的阶段又喜欢上了乡村文学或儿童文学。但不管在哪个阶段,看连环画一直是我的癖好。

可以说连环画对我的帮助很大,在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几十年里,每天要看大量的稿件,而真正属于自己的阅读时间并不多,在这种情况下,看连环画就变成了我阅读的捷径。不怕大家笑话,我就是通过看莎士比亚戏剧连环画来了解莎翁作品的。其

豆瓣上有一个叫做“买书如山倒,读书如抽丝”的小组,小组简介里这样写着:“买书时总有一种囤积的热情,阅读时却总没时间、没心情、没机会、没耐心……”这可能是很多爱书者的心声,网上一键下单,第二天书架上就多了几本新书,喜欢读电子书的,Kindle里存几十上百本也习以为常,然而却很害怕人家问起:“买了这么多书,你都读过吗?”爱书人自己也很苦恼:我们读书的速度似乎远落后于囤书的热情。

这大概是长期以来消费文化在我们头脑中作用的结果。其实买书与买衣服、鞋子一样,是一个对物品的占有过程。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一种“还不够”的焦虑中,总觉得自己还要再多读一本书,多看一部电影,购买行为则可以让我们很快缓解这种焦虑,获得一种即时的愉悦感以及“占有”所带来的安全感,这就是为何买一本书所获得的快感要比

的,他才能听见。一个求艺术完美的作家要面对接纳最大的残缺,隔阂应该是深刻的,哀伤的。最后的一段时间,他和外界很少联系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的。我策划他作品的拼音版,编辑把信和合同邮寄过去,很快就有回复,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。

身体受煎熬的时候,他不断地出新作,用心创作的文字和故事里,没有一丝的绝望和倦怠,文学是他的至爱,他的女神,他的理想和生命寄托。

《小狗的小房子》《亭亭的童话》《怪老头儿》《小猪唏哩呼噜》里有赤子的情怀,本真的文字,东方的风格,我觉得这是可爱又可敬的怪老头留给世界的璀璨星光。

我们为什么要囤书

寇曼璇

阅读一本书直接得多。

有人把这种对资料的占有欲称为“松鼠症”:我们收集着一辈子也看不完的文字和影像,就像将要过冬的松鼠一样,拼命地收藏坚果,最终却只能消耗掉一小部分。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,网络搜索的出现,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记忆方式,人们更倾向于记住获取信息的渠道而非信息本身,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“谷歌效应”。事实上,我们的记忆从最原始的生物储存,演变成石刻,再到文字,直至今天的硬盘和互联网,所能记忆和储存的信息越来越多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,书籍一直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普遍的信息储存方式,囤书其实是增加自身获取信息渠道的一种方式。有人说,“书买来

不一定要读,而是为了想读的时候,它就在那儿。”的确是这样,想要翻阅一本书时,能立刻从书架上取下,摊开,阅读,这大概是囤书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了。

书籍除了充当信息的载体,当然还有它本身的文化意义。所囤之书,有时候尽管不会立刻读,翻翻书页,抚摸一下封面,甚至用来装点书柜,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。买到即看,看了就有所得,这固然好,然而很多时候一本书带给我们的,恰恰是内容之外的东西。关于这种额外的乐趣,胡洪侠在《微书话》里写道:“买书若仅仅为了读,正仿佛青楼里的一场春梦,直奔主题,完了也就完了。爱书人则在书籍内容之外另寻乐趣:他们在旧书摊访得一本好书,感觉是风尘救赎;他们斤斤计较书的装帧,那是欣赏美人的霓裳;他们翻动书页,听到的是佳丽的弹唱;他们千方百计配齐套书,是在为她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。”囤书之乐,也许就在于此了。



八十述怀

何佩刚

(一)

光阴如水命如波, 端过小溪漂过河。 柴米频繁安寂寞, 诗书浩瀚耐消磨。 风云变幻英雄少, 网络纷飞世象多。 剩惜亲情天籁乐, 衰龄陋巷暖心窝。

(二)

旖旎青春久逝波, 耕耘妙曼仰星河。 花香鸟语些微醉, 戎马关山隐约磨。 尘籍篇编嫌读少, 烟云消息独看多。 山川草木千秋秀, 无奈尘寰爱着魔。

今年春天,我学会了押花(见插图:押花书签)。

三月中旬,小区楼门前的樱花树挂满了粉白的樱花,我拣拾了一枝。回家之后,按照押花的步骤把它放在干燥纸里干燥。三天之后,打开一看,花朵颜色素淡,花瓣都压得清晰可见,叶子和根芽并无变形。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,樱花开时并不鲜艳,而且易碎,总担心它会被压得“惨不忍睹”。接下去,把干花用专用胶水粘在书签上,盖章,覆膜。一张古色古香的书签就大功告成了。

押花之趣

莎莎

尝到第一次押花成功的美味,后面就一发不可收了。三月的蝴蝶花展翅飞翔,油菜花带着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盛景,拿来压出的标本夺目而厚重,着实好看;四月,采摘很多不知名的小黄花;五月份的一天,正值出去义务劳动,满地的花花草草。激动极了,一路上采啊采、拔啊拔,兜了满满一袋。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放在密封纸里,一天天等待它们的水分榨掉。这一批也成为我押花最多的一次;六月中旬,楼底下的绣球花粉灿灿地开了,层层叠叠,真是好看啊。我特意去曹家渡花鸟市场买一束绣球,价格不便宜,可怎么看怎么赏心悦目。用绣球花压制成的书签古典雅致,素洁粉白,带有女子的温婉;八月的初秋,家里阳台的秋菊初绽,竟引来蜜蜂流连忘返,剪摘一朵,把花瓣一一平铺压制,待干燥后可用作制作书签和钥匙扣的“边角料”。



学会押花之后,我这个“植物盲”开始慢慢认识一些花草,蝴蝶花原来叫“三色堇”,蔷薇和刺玫十分相像,薰衣草为叶线形。每认识一种新植物,心里的喜悦不亚于中彩票。而押花也让我更为亲近大自然,开车的路上看到盛开的花朵,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拍照。看着这勃勃生机,繁荣兴旺的景象,在感慨万物生长力量的同时,更多地涌起的是对生命的珍爱和对当下生活的把握。



万事亨通时运好

九州昌盛气象新

篆刻 赵一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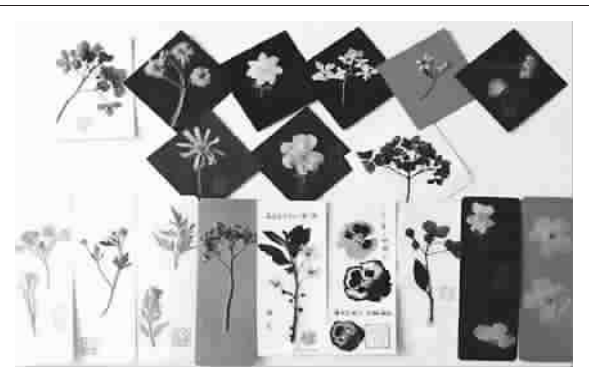
看国画,要留心题跋。黄宾虹先生晚年在一幅山水画上题写道:“古人作画,用心于无笔墨处,尤难学步,知白守黑,得其玄妙,未易言语形容。”

“用心于无笔墨处”,就是在留白上下功夫。南宋画家马远的《寒江独钓图》,画一叶扁舟,上面坐着一位老翁在俯身垂钓,船旁用淡墨寥寥数笔勾出水纹,四周都是空白。这些空白给人并非空的感觉,而让人觉得画中江水浩渺,寒气逼人,空疏寂静,萧条淡泊,给予观画者无尽的遐思和寓意。正所谓此处无物胜有物。

黄宾虹先生画了一辈子山水画,研究过历朝历代无数画家的作品,揣摩画论,到了晚年仍在“无笔墨处”下功夫。他说:“作画实中求虚,黑中留白,如一灿之光,通室皆明。”还说:“看画,不但要看画之实处,还要看画之空白处。”

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。一天,古玩店来了一位客人。他在众多古玩中看上一幅画。这幅画是一人牵一驴过一座小木桥,小桥很狭窄,仅能容人和驴走过。驴过桥非常胆怯,不肯往前走,牵驴人就用力拽着它前行。客人非常喜欢这幅画,在讨价还价之后,以二百两银子成交。他先付了一百两银子作为定金,叫店主不要再卖给别人,剩下的一百两银子,待他回去筹措够了尽快拿来,一并取画。店主喜出望外,当晚开心地喝下一大碗烧酒。然后把这幅画拿出来看,竟然发现了问题,便在画上添了一笔。第二天,客人带钱来取画,见画上一多出一条粗壮的绳缆来,便很不乐意地要店主退还他一百两银子。店主不解,客人说:“这幅画,是一个人牵着驴过桥,画面上并没有画出绳缆,但仍能清晰地感觉到牵驴人拖拽的力度,这正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啊!”又说:“此处不落一笔,却蕴含着无限的奥妙。现在多出一笔来,整幅画都被破坏了。”店主恍然大悟,很不情愿地退还了银子,后悔不已。

可见留白有多么重要。司空图在《二十四诗品》中说: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。”在日常生活中,也要留白,用心于无笔墨处。恰到好处无,胜过繁杂的有。说得太透彻太明白太烦琐太多,不如含蓄。关心体贴到无微不至,从效果上讲,往往适得其反。有空闲才有自由。留白,就是把自由留给他人,也留给自己。



实毛泽东主席也曾经迷上过连环画的。那套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册,就被他堆放在案头上随时翻阅,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他还对迷惑不解的警卫员说:“小人书不简单哪!言简意赅。就这么几句话,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,道理一目了然。”

看连环画能读到古今中外不少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,更能欣赏到许多画家的精美画作,如赵宏本、钱笑呆、刘旦宅、贺友直、施大畏、华三川、卢延光、范生福等画家,他们的许多作品都美不胜收。如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中那些细腻柔美挺拔奇异的线条,那些衣纹组织和山石皴法,具有浓郁的古拙意蕴。墨色的描绘也十分细致到位,一草一木,远近疏密,组成了一幅幅优美简洁的画面。还比如《西厢记》里优雅绝美的画面,《山乡巨变》中的人物刻画,《长江三部曲》的恢弘场面,无不令我击节赞叹。我曾如痴似醉地

临摹过王叔晖的《西厢记》,也在无数夜晚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董洪元画的高尔基的三部曲,以至于后来去俄罗斯旅游时,看见那些风物人情仿佛都似曾相识。有一阵子,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去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我的许多连环画都从那间小画不能再小的门市部里买来的。而印象最深的是曾经与一位卖连环画的老先生聊天,我们聊了许多连环画方面的话题,有一次还探讨了连环画脚本的文学性究竟重要不重要的问题。我记得他写文学脚本很重要,文字不仅是画面的说明,它还补充了画面面的不足,使文图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等等。这使我想起茅盾先生对连环画的精辟之论,他说:“这一种形式,如果很巧妙地应用起来,一定将成为大众文艺最有力的作品。无论那图画方面,在那文字的说明方面(记好!这说明部分本身就是独立的小说),都可演进成为‘艺术品!’”

因为聊得投机,我们互相交换了名片,我看到他名片上“李大发”三个字,当下就乐了,这不就是连环画《火种》的文字改编者嘛。那天真是机缘巧合,李大发先生刚卖给我最后一套签名版的《三国演义连环画》,门外就踱进了一位老先生,李老师指着函套上的“卢汶”签名说:“他就是卢汶先生。《截江夺斗》就是他画的。”我看着卢老先生,只会傻乎乎地笑。

多年来,每次去外省市出差或旅游,我都会找机会去书店、地摊、出版社的门市部淘淘连环画。今春去北京,照例又到北总布胡同的人民美术出版社,遗憾的是找了半天也没看见那家熟悉的门市,一问,才知道由于不景气,关了。想起上一次连着两天泡在这个小门市部里翻阅连环画,不由得心怅然若失……我希望连环画能得到新的发展,连环画的读者群也能不断壮大。

自嘲:不在旧书店,就在去往旧书店的路上,明请看本栏。

我的阅读生活上,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